

兒童語料書

# 鬼魔與翁漢



# 序

讀書有趣的故事，是小朋友們的天性，我們在小書攤邊，圖書館裏，看到擁擠着的小讀者，他們聚精會神地讀着各種圖畫書小說書，有的連飯也不願吃，課也不願意上；在教室裏，每遇先生講完正課，稍有餘暇的時間，便要求教師講故事；即使是最頑皮的學生，在講故事時總是靜心靜氣地聽着。然而書攤上的圖畫書小說書，大半是有毒素的，不是神怪荒誕，便是誨淫誨盜；而圖書館中的書報，除了極少數適合小朋友閱讀外，多是深奧難懂，因此形成了兒童精神食糧的恐慌。爲了救濟這種恐慌的現象，所以有這「漁翁與魔鬼」的刊行。這本小冊子中，雖僅包含六個短篇的故事，但是每個故事的内容結構，筆法描寫，都有獨立的風格；不僅是情節有趣，迎合小朋友的口味，而且都含有教育意義，無形中指導兒童走向

正確的人生之路，本書的出版，多少可以解決小朋友們精神食糧的缺乏，這是無疑的。茲當刊行之初，容誌數語，以爲關心兒童教育的教師和家長們告。

林蔭 三月十七日

# 目次

|                |    |
|----------------|----|
| 漁翁與魔鬼·····     | 一  |
| 覺悟·····        | 二一 |
| 講閑語像唱歌·····    | 三九 |
| 斯巴德·····       | 四七 |
| 吃白飯的老頭子·····   | 六五 |
| 那能可以併在一起算····· | 九一 |

真臭  
那一個  
好  
屁

因此他無論是天晴天雨，下雪，終得一清早出去捕魚的，同時他爲了自己督促自己不許偷懶起見，於是他自己訂好了一條章程——每天至少要下網捉魚四次。

有一天早晨頭，大概離開東方發白還有個巴鐘頭，他背了捕魚工具急急地跑到了海灘，找定一處比較容易立腳的海灘邊停了身。李大麻子把昨天晚上又經過一次補修了的破網兒，向着海的中心拋了下去。他等了好些時候，他遂慢慢地把魚網拖了起來，他覺得網的份量很重。在這魚網還沒有拖上岸上的剎那間，他真是開心透透，他以爲這麼重的份量，一定是有很大的魚兒跳進了網了，要不然，一定是有着很多的魚兒。但是，當他着力地把魚網迅速地拖上了海岸，那知是失望！非但一條大魚兒都沒有，就是要想餵給貓兒吃的貓魚都沒有一尾！那末，何以會得這樣的重呢？原來在網裏面所有的祇是一隻巨大的死豬。

李大麻子毫不灰心地，把魚網繼續地第二次拋下了海的中心去，同樣的，他等了好些時候。他又把網兒慢慢地拖了起來，他仍舊覺得網的份量很重。雖然這趟的李大麻子因為失了望，不覺得多麼地快活。但是他終以為這趟無論怎樣該不見得又是一隻死豬獐了吧？難道再會來一個空歡喜嗎？可是，事實竟是這樣的巧法，當他把網拖到岸上的時候，一看，僅僅祇有一隻破舊的大籃躺在網的中間，裏面盛滿了邪氣的爛泥和石子。

李大麻子經過了這二次的刺激之後，不消說，他是有些哀痛起來啦！然而，爲了活命，他又不得不把魚網作第三次的拋到海的中心去，他等了比前二次更久的辰光。他有氣無力地將網拖了上來，但是，睜大了失望的，淒慘的無光的，眼珠兒仔細地瞧了瞧，仍舊是沒有半條魚跡，祇是些海藻，浮草之類的東西。這時候，李大麻子是感到了大大的苦痛，他幾乎又要忍不住的哭了出來。他像吃醉

老酒也似的，什麼都不知的倒了下去，人是麻木了，暈過去了。他混沌的腦海上，是搬上了這樣的一幕複攝的使人潸然淚下的慘痛故事——多病的妻子，剛剛學走路的幼小的兒子，都等着他捕魚所得的代價去飽肚皮。於是，李大麻子在暈沉沉的場合中，不期然而期然的從二隻凹了進去的廓落落的眼眶裏流出了二篇辛酸的淚珠兒來。

過了很長久的時光，李大麻子從暈沉沉的場合中清醒了過來，他抱着一顆失望而又慘痛的心，沉重地。着地的坐了一會兒。他很苦澀地，誠心地，拍的二個腳腰頭跪在地上，手合着手做着禱告，哀求上帝：

『上帝！親愛底上帝！請你饒恕我！救救我的罪惡！我屋裏有着不能幹活兒的多病的妻子，有着正待着需要給他吃飯的小小的幼兒，他們都等着我的捕魚所得的代價去活命。上帝！我每天是非捉到魚不可的，要不然的話，三口子的嘴巴祇有掛起來，吃什麼呢！』



上帝呀！親愛底上帝啊！今天我已經拋了三次的魚網，可是，結果呢？每次都使我失望！拖上來，在網裏面所有的祇是些死豬獾吓！老舊的破籃吓！石頭吓！爛泥吓！……！一條魚兒都沒有，現在離開夜又快要到了，同時相差我的一天拋網的章程，又是祇有最後的一趟了——第四次。假如第四次的網兒拋下海的中心去，又是給我一個失望的話，我祇有投到海裏去餵魚飽肚子了，我怎能回家去見我的妻子和兒子呢！上帝吓！親愛底上帝！救世人底上帝啊！請你饒恕我吧！救救我的罪惡吧！上帝！……！』李大麻子講話的聲氣顯得非常地不自然，哀哀地。

當他做完畢了禱告之後，他站起身來，他朝對着東方。臉兒上露出了一絲苦澀的微笑，因為他終以爲上帝該不致於會這樣的忍心吧！至少上帝是會給我些恩惠的？上帝會賜給我福音的？上帝的心是仁慈的？不像人樣的殘酷的。

於是李大麻子鼓動足了精神，使他發生了強健的作用，輕鬆地又把魚網拋到海的中心去。然而，這次他等待得更長久了。他等待着上帝來替他趕魚入網？過了約摸有一個多鐘頭，他遂把網兒慢慢地，慢慢地拖了起來，他覺得這趟的網出乎意料之外的重了。那知當他將網拖到岸上的時候，一樣的，和前三次一樣的使他失望，一尾魚都沒有在網裏面。李大麻子單少把網底翻了天，他像引線落下地也似的尋着。反是，在坭堆當中尋着了一個銅質的瓶。他把這個銅瓶倒豎着，落落地用着食指和中指彈了二彈，翻了轉來，在這個銅瓶的口上有着一隻鉛質的蓋子蓋着，而且還用鉛含過了，非常的堅固。他呆望着這隻固封着的瓶子；搖了幾搖，拿到耳朵跟頭聽了聽，裏面什麼聲音都沒有。

無論如何！我最低限度可以把這個瓶去賣給收舊貨的人，至少亦可以羅一頓米的錢終還值的了，倒底它是銅質的呢。」

李大麻子他自己安慰着自己的說着。他又把這隻銅瓶翻來覆去地看了幾遍，瓶是空空的。他索性把瓶蓋用小洋刀撬了開來，但是裏面一些東西的影跡都沒有。他把瓶又倒了轉來，底朝着天，倒搖着，仍然沒有一些東西走出來。他再把瓶翻了轉來，閉着右眼，用左眼怪仔細地往瓶裏面瞧，瞧來瞧去終是瞧不出所以然來。李大麻子把這隻瓶像看西洋鏡也似的看了大半天，一會兒底朝天，一會兒口朝天，像要從這隻瓶裏，找出寶貴來也似的。

忽然間從這隻瓶口裏冒出淡淡的嫖烟來了，徐徐地，一陣陣的朝着半空中昇了上去。起初像香煙纔離開嘴巴也似的祇是淡烟，漸漸地越來越多了，而且亦隨之漸漸地的濃厚起來了，這時候的李大麻子有些驚異起來啦！倒夠奇怪！爲什麼這隻瓶裏別的東西都沒有出來，儘是出來了這許多的烟呢？而且是愈來愈多愈濃厚。於是他似乎很胆寒地向後退卻了數步。李大麻子眼睛都不動一動地睨視着

這冒出來的烟。停不了多少的時光，這烟却積聚在空中竟變成了似朝霧。李大麻子只覺得眼睛一花，從這凝固着的濃烟中跳出一個頭髮很長，面目很猙獰的，非常怕人的一個魔鬼來。魔鬼惡聲地說：

『混蛋！竟敢如此胆大的老傢伙，趕快跪下來，哼！你想逃嗎？看你逃得了還是逃不了，老子就要你的狗命！』

李大麻子因為看見了這個嚇人的魔鬼，他早已嚇得魂不附體地抖了起來，所以他預備拔腳想溜走的辰光，卻聽得那魔鬼追了上來這樣地喝着。喉嚨響得來像日本人打開北時候的大砲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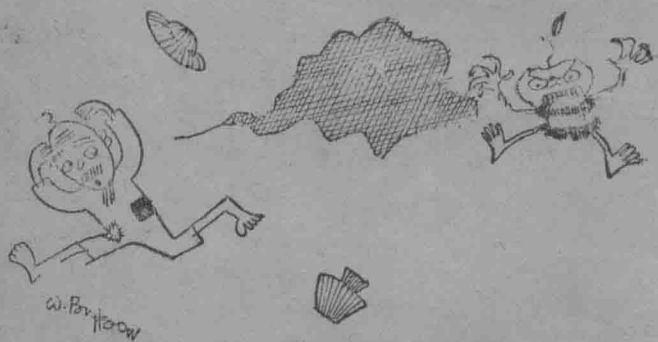
『為什麼你要害死我？我真不懂，難道我把你從瓶裏釋放了出來，釋放錯了嗎？』李大麻子祇有張大了胆氣很從容地反問着魔鬼。

『你不需要問我，為什麼我要害死你。這是有着一個很大的，同時亦是很複雜的理由的。不過，現在我可以給你一個難得的機會

，就是我能夠饒你，免你致於死地，讓你再做幾年人。要不是，我不是看你這樣年老而苦憐的樣子，我任憑怎樣是不會發這慈悲心的。』

『那末，倒底是怎末的一回事呢？請你告訴我，就是你不肯饒恕我，要把我弄死了，也好讓我死得有個名目。』李大麻子覺得這個魔鬼還有些理性可講，於是他是更進了一步的問着。

『你既然問了我，我就把整個的故事，詳細地講給你聽吧，但是，你得聽好！在三百年之前我是天堂裏面的一個神靈，（？）素來是很好的，蠻安適地過着日腳的，從來不曉得有什麼苦痛的。那知有一天不知怎的觸犯了我們的領袖——所羅門，他說是因為我不聽從他的命令，不守他的法律。然而，倒底是爲了什麼，從那裏起因的，這些連我自己都不知其所以然，莫明其禮拜堂。他如果一個不高興，把我們來出一頓悶氣，本來是經常事，不足爲奇的。可是，那



冤鬼惡聲地說：「混蛋！竟敢如此胆大的老傢伙，趕快跪下來，  
哼！你想逃嗎？看你逃得了還是逃不了，老子就要你的狗命！」



一趟他却變本加厲地兇得不可開交，他非但把我驅逐了出境不算，還要把我幽禁起來，禁錮在這隻赤銅的瓶裏，並且還用含錫把瓶口含得密不通風地固封着。更把我丟倒海裏。」

『自然我那裏能夠吃得消他，於是我祇得抱着非常的鎮靜的態度，實行不抵抗，讓他把我沉到海底。當我沉到海底裏，蟄居在瓶裏過生活的時候，真是痛苦極了，於是我訂下了有這樣的一條約言：如果在一百年之間，有人能夠把我救了起來，釋放出來，我就賞格他一個致富的方法，使得救我的人變成個富翁。可是，在第一個一百年之內，竟沒有一個人來救了我。於是，我在第二個一百年開始的頭一天，我再重新訂過我的約言：倘使在這一百年之內，有人把我救了起來，能夠把我釋放出來的，我就賞格他很多的寶藏財物，使得救我的人變成一個全世界的第一個富翁。那知。依然沒有人把我救了起來。老實說，這時候的我，是光火極了。社會上的人都



是這樣的不識好歹，祇是自私自利地自己苟延殘喘地把自己的生命來牽長。所以我在第三個一百年開始的頭一天，我發誓永生永死不願意再上來，我情願在海底裏過一輩子。要是以後有人把我救了起來，釋放我出來的話，我定然把這個救我，釋放我出來的人，立刻致他於死地。如今恰巧有你把我從海底裏撈了上來，更把我從瓶裏釋放了出來，所以我非把你害死，不能了却了我心頭之怨恨，你今天得死，是沒有話好說。你倒仔細地想一想看，如果我今天不把你弄死，饒了你，那豈非是有違背了我自己的誓示嗎？』

李大麻子聽完了這個魔鬼的故事之後，他想我今天無論如何是活不成的了，於是他很是憂慮地。然而，他覺得自己如果死了，倒沒有什麼了不得，何況活着也何尚有樂趣嗎！天天在受着活罪，並且年紀亦老了，在人生的循環表上也該快到了該死的時期了。但是我死了之後，那個多病的妻子，小小的幼兒，再有誰能夠去給供